

温柔一刀·一怒拔剑（二）

三十三 救命

四剑齐断。

看来是同一刹那间被切断的，其实不是，邓苍生一共出了四掌，四掌都是四指骈伸，及时而准确地在离剑尖三寸处一啄，剑立断。

在剑招递刺之时，离剑尖三寸的所在，正是剑身最脆弱的地方，就像蛇的七寸一般，邓苍生的手就切在那儿。

他的手似比剑还要锋利。

然后他径自走向雷纯。

唐宝牛发足逼近。

他似是要从后面对邓苍生发动攻击。

邓苍生依然往前走。

他在等唐宝牛的攻击。

不料，唐宝牛直冲近他背后三尺之遥，猛然站住，他奔行的时候，楼为之摇，木板吱格作响，他陡然骤止，大楼似更吃不消，几乎被他踩出个大洞来，偌大的木板楼吱吱格格一阵摇晃。

可是就是没有发动攻击。

邓苍生本来提高警觉、暗自蓄力，是抵挡唐宝牛之一击，但对方却凝而不发，倒使他真气莫可宣泄，等了半晌，怒吼一声，霍然回身，还未发话，唐宝牛已道：“你输了。”

邓苍生又是一怔。

“你输得好惨，”唐宝牛摇首啧啧地道：“惨得让我不忍向你出手。”

邓苍生本就不善于言词，更不喜说话，听了也忍不住厉声道：“你说什么！”

“完了！”唐宝牛惋惜地道：“你还声音沙哑哩！”

邓苍生挣红了脸，怒道：“你——”双掌一进，立要动手。

唐宝牛忙道：“对了，对了，你练的是‘苍生刺’，任鬼神的成名绝技是‘鬼神劈’，对不对？”

邓苍生愣了一愣，点了点头，心中怀疑：因为他们所练的掌法，都是专门绝学，江湖上知道的人决不算多！唐宝牛即叹道：“便是这两门杀伤力奇大、威力无匹、举世难得一见的奇门掌法！”又问：“你可知因何世间不乏练武奇才，为何都练不成‘鬼神劈’和‘苍生刺’？”

邓苍生本来不想应答下去，但唐宝牛这一番话却甚为动听，形容得极为贴心，所以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

“便是了，你不懂，便错在这里了。”唐宝牛拍腿，“你的‘苍生刺’甚难功成，先将足少阳肾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打通，这是何其艰难的事，没有练武天分、资质极佳、禀赋上乘者，不但双筋两脉不能并流，一个失误，还会导致走火入魔，轻则前功尽废，重则成了失心疯，严重的还会丧失性命，君不见当年老龙头陀，‘失魂刀’习笑风、‘笑面虎’张笙苍，这些一等好手，都是这样疯掉成了白痴！”

邓苍生自幼就嗜武，对武学一点一滴都珍若拱壁，遇有自己未有所见未有所闻者，更为留意，生怕错失学习良机，唐宝牛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丝丝入扣，明虽未褒，但暗里却赞得他飘飘欲仙，听得饶有兴味，忽闻唐宝牛举出这三个例子，好像有点似是而非。石柱关的老龙头陀的确是练“苍生

刺”不成而疯的，“习笑风好像不是这样疯的吧？”邓苍生忍不住又问：“笑面虎张笙苍又是谁？怎么我没听说过？”

唐宝牛望了在激战中的张炭一眼，又看了邓苍生一眼，叹了一口气道：“张笙苍？你没听说过，那是你的孤陋寡闻。”

邓苍生咆哮了一声。

唐宝牛忙不迭的道：“你别吼，一吼，就露出了弱点了。”

邓苍生呆了一呆，果真不吼了，眼里充满了疑问。

“你近来可觉得每逢天阴湿雨，商曲、大赫、幽门、神封这回处穴道，运气时可都有些滞塞，偶尔还会有些隐痛，而且容易上痰升火，还会咳出血块来？”唐宝牛盯住邓苍生问。

“有啊！”邓苍生叫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就对了！”唐宝牛得意洋洋的说，“那么你的或中、中极、扶突、天鼎诸穴也一定有点欠妥，搞不好，还会痛入心脾、痛得死去活来，可能还会——”

“你胡说八道！”邓苍生怒道，“我或中、中极二穴根本就没有事！扶突和天鼎二穴则属于手阳明大肠经，又关着什么事了！”

“对对对，你说对了，我背错了！”唐宝牛用手叩了叩额顶，忙道，“我一不小心，说错了，嘻嘻，你刚才不是承认商曲、大赫、幽门、神封四穴有些欠妥吗？”

“大赫和神封穴倒没啥事，”邓苍生咕味道，“幽门和商曲确有刺痛，且痰中带血，这是怎么回事？”

“大事，大事！”唐宝牛道：“你还敢跟我动手，可谓危之甚矣！”

这时，只听还在跟张炭交手的任鬼神叫道：“老大，你别听那小子乱讹人！快收拾了他过来帮忙！”

张炭却也叫道：“哈！哈哈！哈哈！”他笑了三声，看来也想说几句讥刺的话，可是任鬼神攻势陡紧，他一时说不下去，好半晌才断断续续的接道：“你，请救救救……救兵……啦，哈，哈！”又没了声响。

可见任鬼神攻势劲急，张炭真个想多说几句也力不从心。

邓苍生右手五指又并在一起，就像一块钢铲，双目射出暴光，盯住唐宝牛，吼道：“你敢耍我？”

唐宝牛退了一步，摇头摆手的道：“你听我说，我不是骗你，你现一运真力，腹中通谷处是不是有些翻腾作痛？”

邓苍生又怔了一怔，“是。”

唐宝牛道：“那还憋着真气干什么？忙着内伤呀？”

邓苍生连忙把真力泄了。

唐宝牛暗里舒了一口气，悠然道：“你可知道原因？”

邓苍生果真问：“什么原因？”

唐宝牛道，“那是因为你练岔了！”

邓苍生又吼了起来：“什么？！”

唐宝牛不慌不忙的道：“如果你没有练岔内力，凭你精修混元一气神功的内力，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目空一切、绝代断后的地步，怎应还会在运使时，引起隐痛？以你勇于求知、敢于改过、一代宗师、武术名家的精神，断无可能讳病忌医、自欺欺人的任由错弊下去吧？”

邓苍生怔了半晌。

那任鬼神又叫道：“老大！你还听那些废话作甚？！快杀了那小子过来抓人啊！”

邓苍生这次不睬他，向唐宝牛问：“我是怎么练错了？”

唐宝牛慢条斯理的道：“你练的是以足少阴肾经来配合手太阴肺经发力，先由然谷、水泉借力，由阴谷交接，然后力自丹田起，先经关元，注入四满、中注、盲俞、再流入石关、阴都、步廊、神封、灵墟、神藏诸穴，再借俞府通过中府，转入云门，自天府、侠白而下，力发尺泽，流向孔最、列缺、至经渠、太渊、鱼际，然后五指聚力，即可力如锐刀利剑，断金碎石，易如反掌，这便是手太阴肺经配合发力之威，是也不是？”

邓苍生诧道：“是啊！”

唐宝牛又道：“你练的是小周天连功通脉法，任督等奇经八脉都得要畅顺，才能炼精化气，进而至炼气化神的大周天玄功——”

邓苍生急道：“可是，我已练到炼神还虚的地步，怎还会出事？”

唐宝牛脸色一变，好一会才转过神色来，一阵又一阵的笑道：“嘿，居然能练到炼神还虚的地步！嘿嘿，你可知道，你内力发源起自手少阳三焦经，还需头部和背部的穴脉，其中包括丝竹空、和髎、角孙、颊息、耳门、瘰脉、翳风、天牖，还有背部的大椎、肩井、天髎、乘风……”

邓苍生大汗涔涔而下，道：“等等，慢点，我是以足少阴肾经和手少阳三焦经运气聚力，以手太阴肺经为辅，但力自丹田起，发于指掌间，与背肩要穴尚可说声息相关，但与头部要穴，又有什么牵扯？”

唐宝牛拍腿骂道：“你这就有所不知，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要练好‘苍生刺’，就要得靠这几个你以为用不上的穴脉。”

邓苍生一听，这完全跟平日武学大异，愣了半晌，神色也迷惚起来，结结巴巴的道：“……你说真的……？”

唐宝牛道：“我当然是说真的。还不止这几个穴道呢！”

迷于习武的人就似痴于恋爱的人一般，稍得甜头，一定穷追不舍，决不肯及时抽手，也像嗜酒的人，不肯浅尝即止，更何况邓苍生苦习“苍生刺”整整一十六年，甚至干脆连名字都改了，而今听唐宝牛这番似是而非的道理一说，似通非通，顿忘了一切，只知要听个明白，否则难以甘休，立即便问：“还有穴道？什么穴？”

唐宝牛道：“还有童子髎、颧髎……”

任鬼神却在那儿怪叫道：“老大，你别再受这厮的愚弄——”

邓苍生暴喝了一声：“住口！”截断了任鬼神的话，急着向唐宝牛问道：“你说，还有什么穴道？”

唐宝牛好整以暇的说：“什么穴道？你这是什么态度？”

邓苍生一怔道：“我什么态度？”

“也没什么态度，”唐宝牛双眼望天、双手负背，悠悠的道，“只是倒有点像是我向你阁下请教而已。”

邓苍生马上毕恭毕敬的道：“请阁下指点，以启茅塞。”

唐宝牛哼哼嘿嘿的道：“我阁下，你可知我阁下姓甚名谁？”

邓苍生忙道：“正要请教。”

唐宝牛鼻又朝天的道：“我的名号稍微长一些，我就摘较重要的几个，跟你说一说吧。”

邓苍生谦卑的道：“是，是。”

唐宝牛昂然道：“我就叫做神勇无敌天下第一寂寞第一聪明第一威武刀枪不入唯我独尊上天入地继往开来玉面郎君唐公宝牛前辈是也，”他补充道：“外加勇者无惧仁者无敌八个字。”

邓苍生又愣了半天，喃喃半晌，才抓得准他那一轮匪弩连环箭般的语言，难涩地叫了声：“唐……大侠。”

唐宝牛道：“错了。”

邓苍生吓了一跳：“你不姓唐？”

唐宝牛道：“你应该称我为唐巨侠，”他分析道：“巨侠是大侠中的大侠的意思，这世上的大侠大多了，你称我唐巨侠，比较名副其实。”

邓苍生不禁对眼前这“唐巨侠”，有点将信将疑起来，陈斩槐忍不住道：“三圣，我看这小子的话信不过，不如由属下来打发如何？”

邓苍生叱道：“滚开一边去。”

陈斩槐不敢抗令，自过一旁。邓苍生沉住了气，问：“唐巨侠，你说我练功出岔，请问是岔在哪里呢？”

“我一看你的出手，再听你的声音便知，”唐宝牛煞有其事的道，“所以我才不跟你动手，要是我看准你的弱点下手，你想想看后果将是如何？”

邓苍生天性鲁直，急得掀开脸具，露出一张狮鼻海口罗汉眉的脸几乎就要说“多谢手下留情”了，但忍不住还是要问：“你刚才说，要把头部的和鉉、丝竹空、颅息、耳门、天牖、角孙、翳风、瘰脉以及颧鉉、瞳子鉉都要练成气畅神合，可是该怎么练？”

唐宝牛心中也暗暗敬佩邓苍生的记忆力奇强，他只是把穴道匆匆说过一遍，而且还是十分含混的说，情况又十分混乱，邓苍生居然已能把 he 前后二次随口说的六个穴位记得一清二楚。唐宝牛遂不敢正面去回答他的问题，只装着不耐烦地道：“你记少了。”

邓苍生想了想，再仰天想了想，又低首想了想，还是想不出来，用手敲敲脑后，涩声道：“我记心不好，还请唐巨侠指点。”

唐宝牛没好气的道：“在你是个学武的人，足少阳胆经还有上关、凭厘、颧厌诸穴……”后面几个字，说得像嚼糯米似的，非常含糊。

邓苍生听不清楚，只好问：“什么？”

唐宝牛又说了一遍，邓苍生只勉强听到凭厘一穴，其余仍是没听清楚，眼神十分惑然。

唐宝牛气得跺足道：“哎呀，你怎么这么笨。”用手往邓苍生耳上边地的部位一指，道：“就是这个穴啊。”

邓苍生这才恍悟，哦然道：“是颧厌。”

唐宝牛又用手往他的耳旁眼下一指，邓苍生奇道：“命门？”

唐宝牛气冲冲的用手指点着他的颊部，骂道：“哪是命门？是上关穴！上关穴都不懂，羞死道上同源了——”

话说到这里，乍然易指为拳，一拳击在邓苍生的脸门上！

邓苍生反应再快，也不及闪躲，随着鼻骨碎裂的声音，飞了出去，跌出窗外，唐宝牛哈哈大笑道：“别说我趁你不提防，巨侠我只用了二成力，要你躺两三个月，决不要了你的老命！”

他的话未说完，只觉一阵劲风袭来，邓苍生又出现在唐宝牛身前。

他的鼻子爆了，颧骨也裂了，可是他并没有摔下楼去。

他挨了一拳，居然在跌到一半的当儿，已能提气跃上来。

他现在的样子，要比一头震怒的雄狮还要可怕，一头狮子至多不过是把人吃了，看邓苍生现在的样子，像要把唐宝牛连皮带骨的吃下去，又吐出来，然后又吃一次，至少要吃上一百一十一次，才会甘心的样子。

唐宝牛立即后悔了。

他后悔为什么只用二成力。

早知如此，早知道这家伙这样挨得起揍，他倒是应该施六分力，只留四分力。

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

邓苍生向他吼道：“你骗我——”他一开口，血就从他的鼻子、耳孔、嘴巴淌了出来。

唐宝牛忙摇手道：“邓苍鬼，不，邓老头几、邓老前辈，你听我说，我——”

这次邓苍生已不等他说完。

他的“苍生刺”已然发动。

唐宝牛只好挥拳。

他那比海碗还大的拳头，就砸在对方的指头上，就像铁锤敲在栓子上一般。

可是结果是唐宝牛跳了起来。

痛得跳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血肉构成的手就像敲在一口钉子上。

不止一口，而是四口钉子。

邓苍生已向他发出了第二刺。

唐宝牛想闪、想躲、想避，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怪叫一声，往襟内一探，抽手一扬，大喝道：“你再过来，我就要他奶奶的扔出我们蜀中唐门的‘烟雨濛濛’了！”

“烟雨濛濛”是四川唐门的独门暗器，十分难以应付，而唐宝牛确也是姓唐的，长相又十分有气派，武林中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都不愿跟擅使暗器、防不胜防的唐门子弟为敌，当下出手慢了一慢，唐宝牛已一个鱼跃龙门，锦鲤穿波，纵了出去，不料方才站定，嗖的一声，手上的事物已被人夺去。

只见他身旁不知何时，已站了一个头顶上压了个马连坡的大草帽的人，手上已夺去他的钱囊，冷哼一声道：“这是什么唐门！”

那邓苍生一见来人，喜形于色，道：“二圣，你也来了。”

那草帽遮脸的人冷冷地道：“今天连七圣主都将莅临，老夫焉能不至。”他仿佛很不满意：“你 and 老四，连两个小混混都收拾不了，当圣主的颜面怎么说？”

邓苍生惭然道：“是。”又盯着唐宝牛，双目发出凶光。

唐宝牛一听，禁不住大声抗议道：“什么小混混，我是字内奇侠第一高手天下无敌唐宝牛。”这次他看情势不对，自我介绍得较为短省精简。

那戴草帽的人道：“好，我就先杀了你！”一说完，一只手已飞到唐宝牛咽喉上。

唐宝牛虽然早有准备，但这一下委实是太快了，唐宝牛只好用左臂一格。

就在唐宝牛左手一动的时候，那人的手已在唐宝牛左肩上一搭。

唐宝牛的左半身立时像麻痹了似的。

他连忙用右臂去搪。

不过右臂才刚抬起，那人的手又在他右膊搭了一搭，唐宝牛的手又软了下来。

然后那人的手仍直扣唐宝牛的咽喉。

那人一直都是使用这只手。

右手。

仿佛他就没有左手似的。

又像他根本不需要用到左手。

因为他单凭一只右手，已经太快了，快到无法抵御，而且还仿似带着磁电似的，搭上哪里，那里就被摧毁。

但那只是一只软若无骨的手。

现在这只手正认准了唐宝牛的咽喉。

眼看唐宝牛这次无论如何，都避不开去了。

原本唐宝牛见张炭能敌住任鬼神，心里很不服气，他的武功虽无过人之处，但天生样子极有气派，好玩喜乐，对武功不肯下死功夫，但对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学，博知强记，过目不忘，一见邓苍生练的是“苍生刺”，必须要经脉互通，耗气太盛，而又见他目露凶光，声音沙哑，即推揣出他火盛心燥，易生痰血，必因练功太急而致，神封等穴定常有刺痛，故意用话试探，果尔一说便中，他便借此来作弄邓苍生一番，没料却只能伤之，不能制止，而今忽又杀出个陌生人，眼看这一只软绵绵的手，就要攫了他的命！他几乎想要叫：“救命。”没想到却有人比他先喊了出来：“救命。”

三十四 只是因为肚饿

张炭没有选择。他不得不喊救命。他开始迎战任鬼神的时候，还充满了信心，但当任鬼神劈了一掌，再劈一掌，劈到第三掌的时候，张炭已失去了信心。俟任鬼神劈到了第五掌，张炭的信心已被粉碎。他失去了信心，不等于他放弃。有些人，常常因运气、环境和一些无法抗拒的因素，因而信心动摇，可是，他们只要歇上一歇，又会从头来过。任何人都有信心动摇的时候，尤其是在不断的挫折与逆境中。信心受挫，不代表他们永远失去了信心。信心就像蜡烛，遇上大风就会熄灭，但有火苗就能重燃。有些事，纵然没有信心，也是要干的。张炭就是这种人。他常常干这种事。他硬接了任鬼神五掌，踉跄身退，脸色惨白，难得的是他一向黑黝黝的脸上，这次终于换了颜色。任鬼神两颗深嵌的眼睛绽出讥诮的神色，再不理张炭，仿佛他再已不屑一顾，飘步行向雷纯。张炭大口大口的喘了两口气，喝道：“停步！”任鬼神冷哼一声，不理他，径自走去。张炭怒叱：“还不停步！”任鬼神冷消的道：“手下败将，敢叫老子留步！”张炭道：“手下败将，老子不许你多走一步！”

任鬼神霍然转身，连头上的竹笠也被带得一阵子摇晃，厉声道：“你说什么？！”

张炭扬扬手上的一件竹符，道：“这是不是你的？”

任鬼神一看，竹符上雕神蝠、下刻獬豸，符里精雕的是斗牛、飞鱼、蟒的组合的图样，正是“迷天七圣”组织内圣主的令牌！任鬼神伸手往襟里一掏，半天抽不回手来，张炭想尽办法挤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最好险的笑容，挑衅地问：“怎么样，这是老子‘神偷八法’之一，叫做‘空手白刃摸’，大爷要摸的是你的命根子，你就得把老命赔上！”

任鬼神开始并没把张炭瞧在眼里，可是，几下交手换招间，自己两次失利，一次给他扯下了铜钮扣，一次竟连身上令牌都给他扒了，自己仍浑然不觉，心中捏了一把汗，道：“好小子，我倒小看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张，”张炭嘻嘻笑道：“你可以叫我做张大巨侠。”他大概是近墨者黑，跟唐宝牛一番交往后，竟也自称“巨侠”，甚至在“巨侠”之上又加一“大”字。

任鬼神却也不温怒，只道：“你能在我身上摸走一粒钮扣，一面竹符，足令在下佩服，竹符是我之物，请奉还，这儿的事你就别插手，我决不加一指于阁下。”

张炭见任鬼神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只恐这场架打不成了，便道：“东西在你身上，我拿得走，你要就自己凭本领过来取，铜扣子我不要，还你！”说着双指一弹，“哧”的一声，激射向任鬼神笠下的眼孔！

这一下攻其无备，张炭也不望能伤着任鬼神，却望任鬼神急于闪躲之际，“神偷八法”齐出动，要撷下这人脸上的竹笠，立意要看看他的尊容。

不料却“波”的一响，眼看铜扣到了任鬼神眼前半尺，突然一震，激射向左斜方，夺的直嵌入柱子里。

张炭隐约只见竹笠子的下颌动了动，露出了一个尖削烧青的下

只听任鬼神道：“你还是不还？”

张炭的“神偷八法”本待乘虚而入，但对方一点破绽也没有，只好噓声道：“不愧是任鬼神！刚才那一招，就叫‘鬼吹气’吧……”

任鬼神厉声道：“你再不还来，我可要不客气了。”

张炭满不以为然的道：“这下可叫‘发神经’了！我能摸得了你的令牌，自然就能摸得下你的瓢子，你尽管不客气好了。”

任鬼神冷峭地道：“你这分明是外行话，能在我手底下偷偷摸摸，只不过是鬼域伎俩，要真的拼，你姓张的要捨着命走！”

张炭的颜脸是可以黑而不可以红的。这面子可丢不得，气虎虎的道，“大爷我的‘神偷八法’刚才只是稍显颜色，八大江湖，金、批、彩、卦、风、火、雀、耍，姓张的无有不精，无有不懂，你要硬摘硬拿，尽管放手招呼，爷儿我有一身豹子胆，向来在刀尖上堆名叠声，准候着你，教你见识！”

任鬼神突然笑了起来：“你今年贵庚？这就充老江湖了？莫非知道准死在老子掌下，鬼拍脑勺子说出这话来！”

张炭什么都能输，嘴皮子可从来不吃亏半句：“鬼倒是有一个，就在眼前，不过只配拍马屁股，拍不上张大爷我的顶上人头！”

任鬼神目中杀机大现：“好，老子有心保住你，你倒以为可以恃着横行了，不管慑不慑你，你真以为姓任的随便可欺。”倏然之间，一步抢进中宫欺洪门，左手一伸，已抓住令牌竹符。

任鬼神的左手一直垂而不动，而今一腾手，已扣住了竹牌。

张炭本早有防备。

纵是他全神防备，也断没料到任鬼神的出手竟是这般快，飘忽如神，倏诡若鬼，当真似蛟龙变异，鬼神莫测。

任鬼神虽一把抓住竹牌，可是张炭绝不放手。

他在那一霎间，已向任鬼神攻出十一招。

这十一招一气呵成，回环并施，连王小石一见，也禁不住叫了一声：“好！”这十一招包含了“金豹掌”的“斜单鞭”，八卦游身掌的“狮子摇头”，少林伏虎拳中的“猛虎伏桩”，少林嫡系峨嵋旁枝“少林十八罗汉手”中的杀着“铁牛耕地”，脚踏“连枝步”，足踢“子母鸳鸯腿”，双时连封“铁门闩”，身走“倒栽柳”以指作剑取“举火烧天”式，进手式“凤凰单展翅”，同时抽招换式，连施泰山派“抽梁换柱”、五行拳的“金镇擒蛟”，再翻身甩起，退守外环，脚站子午桩，抛拳荡臂，转“流星赶月”式。

如果这十一招由十一个人手里使出来，并不出奇，这十一招本是十一个门派的十一种基本招式。

可是这十一招是同在一个人手上使出来的，而且，这人是一口气同时使出这十一招，每一招使得像是在那一门那一派至少浸淫了十六七年一般。

使招的人，只不过是二十来岁。

张炭就仅凭他这一出手，就可知他所学所习精博繁杂。

能够一口气把十一招使得这般天衣无缝，无暇可袭的，已经可叹，更可惊的是，他是以一种手使出这些招式的。

他的另一只手，还抓着竹符。

他和任鬼神，谁都不愿意先放手。

任鬼神一只手仍扣着竹符，要破这十一招，就越发不可能了。

但任鬼神却仍是破了。

他发掌。

一掌劈出。

这一掌看似平平无奇，但拿捏之准、发劲之锐，掌风之烈、掌力之猛、掌势之强、掌功之厚，使得这一掌甫发，便连破张炭使出的十一招。

那就好像滂沱大雨而下，但一撑伞就可遮护住不被雨水打湿。

又像满空密云，仍拦不住一记越苍穹而出的电闪。

张炭的十一招立即无效。

不过他没有气馁。

他也不能气馁。

他必需要在对手再发出另一劈之前，先把对方击倒。

对方不倒，倒的便是自己。

世上的事，也往往如此，如果你发动攻击，对方不倒，自己便未必能站得住阵脚，所以没有必胜的把握，便宁可不动攻势。

其实攻击别人这般危险，为何世人却往往乐此不疲、行险抢攻呢？

谁知道。

张炭一向不知道什么叫做不成功、便成仁。

他只知一击不成便退。

只要缓得一口气，他会再行抢攻。

所以他揉身又上！

他用力一拗竹符，似立意要把竹符崩断，一人各取一半，任鬼神当然不想竹符裂开，只好放手，张炭立即全力抢攻。

这下连白愁飞也忍不住脱口说：“第一……”便住口不说了。

他要说的话本来是：“‘第一擒拿手’项家之七十二路大擒拿法三十二路小擒拿手中的十二路进步短手，”这一句甚长，所以他只说了两个字，就不说下去了。

他虽然没说下去，但张炭已把这十二路短手的擒拿法精髓，空手入白刃，巧攻暗取，动灵转滑，变化不测，见招破招，见式破式，借式进招，神充、气足、身轻、手快，刹那间在窜、纵、跳、跃、闪、展、腾、挪、挨、帮、挤、靠、速、小、绵、软、巧中完成了擒拿绝技。

“第一擒拿手”项家的擒拿术，名震天下，张炭却不知怎么，竟得五分真传，只见起、落、进、退、窜、纵、跳、跃、粘、合、闪、避、吐、撒、放、拿、扣、按、压、扳、弹、切、折、旋、崩，身形倏忽，不过，合当遇上任鬼神。

任鬼神以不变应万变。

一待他挨近，就劈出一掌。

每劈出一掌，张炭的攻势就要全毁。

无论张炭使出怎样辣手的擒拿术，对方的“鬼神劈”一出，他的攻势就全被瓦解。

张炭心里叫苦连天。

他自知惹上了个极难惹之人。

正当他要退身之时，任鬼神一出手，又扣住了竹符。

两人又形成相峙不下之局。

任鬼神心中纵不叫苦，但也叫急。

因为他听见唐宝牛正对师兄胡言乱语，把几个经脉强扯在一起来说，偏是他最清楚邓苍生的脾性：邓苍生自幼读书不多，艰苦自学武术有成，却对一切有关武术学理似通非通、似解非解，但坏就坏在他既一知半解，又求知若渴，凡遇有武学理论，定必趋之若狂，如痴如醉，任鬼神一听唐宝牛那似是而非的经道脉理，就知道是强辞之理，但对长期摸索对自己所练的“苍生

刺”仍未自满的邓苍生而言，便是极大的诱惑。

于是，任鬼神马上扬声向邓苍生示警。

起初邓苍生还“听得进耳”，但仍对唐宝牛的“高见”相当迷醉。

张炭见任鬼神居然能在自己的全力攻击下，还能对战团外的事瞭如指掌，即是给自己丢脸，在唐宝牛面前可输不起，想说几句豪气的话，但都上气不接下气，这下，他就发动了“反反神功”。

任鬼神一掌劈去，满以为足可轻易逼开张炭，不料，一种相反的功力把自己的掌力引了开去，消解融化，然后连同合并了对方的攻势，排山倒海似的攻了过来。

最奇的是，对方的掌力，是由两种不同，而且绝对相反的功力所构成的。

这两种遇然不同的功力，又在互相排斥、对消、瓦解、冲激，然后合一，形成一股怪异莫名的掌力，结合了自己攻出去的力量，再反噬过来。

这道理可作一个譬喻：负负得正，如果某人维护自然的“人性”，其实跟“反对反人性”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反反”即是“不反”，张炭的“反反神功问心堂”就是根据这个道理苦修而成的。

任鬼神这下可不敢轻敌。

他的“鬼神劈”迎虚蹈空，双臂一挫，双贯手往这股怪异的掌力劈了回去！

“砰”的一声，任鬼神等于是一掌接下张炭本身两股怪劲所合成的“反反神功”，外加刚才自己所劈出去的掌力。

饶是任鬼神功力深厚，也禁不住一阵踉跄。

张炭哪肯容让，施展“反反神功”，一招“问心无愧”，又攻了过去！

任鬼神每劈出一掌，等于是跟自己先前发出去的掌力和敌人的内力对抗，发掌越重，回挫愈强，纵是他“鬼神劈”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接下了七、八掌之后，也被震得血气翻腾、金星直冒。

最令他气苦的是，他在百忙和危急中仍耳听八方，向邓苍生发出警告，可是邓苍生就是不听他的！

张炭乘胜追击，自是一招比一招紧。

不过一过十招，便一招比一招松。

其实只要再打下去，张炭每一招都挟上一掌的余力反攻，任鬼神每出重手，都等于举起大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他是没理由不输的。

张炭的攻势怎么反而会弱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肚饿。

三十五 滚，或者，死

张炭的“反反神功”，是一种极其诡异的功力，每出一击，所消耗的精力，是“大刀金刚手”这类极耗元气的掌功之三十倍以上。

所以张炭一天要吃许多碗饭。

他一向认为吃饭比吃一切飞禽走兽来得正气。

他的“反反神功”，力量就源自于饭。

他今天已经吃了许多碗饭。

但打到了第十招，他的“反反神功”便不够力气了。

接着下来，化解便出现疏漏。

化解对方掌力越少，而自己的掌力又渐弱，相比之下，任鬼神的“鬼神劈”反而愈战愈勇，随时，似都可以把张炭一掌劈杀。

张炭情形危急，连手上的竹符，都给任鬼神夺了回去。

这时候正是邓苍生被唐宝牛所赚，脸谱被毁、脸上着了唐宝牛一记重拳之际，张炭见唐宝牛大捷，自己则着着失利，骤然停手，大叫：“等一等。”

任鬼神冷笑道：“你要交代遗言？”

张炭道：“非也。”他趁机大口大口的喘了几口气，只觉腹肌更甚，忙道：“你既留了一手，我也替你留了余地，咱们并无夺妻杀子、不共戴天之仇，不如各让一步，就此算数！”

任鬼神哈哈笑道：“你少来花言巧语，认输的就叩首叫三声爷爷，不然就要你血溅三合楼。”

张炭摇首皱眉道：“不划算，不划算，你太不划算了。”

无论张炭说什么，任鬼神都不会理他，但说：“不划算”，反而令他一怔，当下问：“什么不划算？”

张炭笑嘻嘻的道：“叫三声爷爷，叫了又怎样？头点地的对着空气开三次口，又不留个什么，这样就算罚，未免大利人不益己了。”

任鬼神奇道：“那你想怎样？”

张炭手掌一翻道：“还是我实惠些。”只见掌上有一个小钱囊，里面大概还有几块碎银。

任鬼神虎吼一声。

原来他虽夺回了竹符，但钱囊却又给张炭趁虚“牵”，去了。

张炭得意洋洋的道：“是不是？要不是我不想多造杀孽，留下你一条活路，取你狗命，岂不如探囊取物？现在跟你两下算和，还不是便宜你了？你再不知好歹，我可不依了。”

其实他精擅“神偷八法”，更精“八大江湖”，要取任鬼神身上事物，不算难事，但偷是一回事，打是一回事，要胜任鬼神，要伤任鬼神，决不是他能力所及的事。

他的用意，也只不过是耍一耍任鬼神，好教他不再动手，不料任鬼神的性子向烈，三番四次遭张炭戏弄，本有爱才之心，早被怒火煎成了杀意，大吼一声，这回是全力出手，每一掌劈出，足可惊神骇鬼。

张炭没料到弄巧反拙。

他接了两三劈，已知不妙，再接两劈，见情形不对路，想往后开溜，不意忽从窗里掠人一个头罩竹笠的人，双手一展，已封死了张炭的一切退路，而且还封锁住张炭的一切攻势。

张炭眼见任鬼神又一掌劈到，心惊神骇之余，大叫：“救命！”
这正是头戴马莲坡大草帽遮脸的人，一出手便要诛杀唐宝牛之时！
任鬼神并不想杀死这个看来不怕死的年轻人。

因为这个看来不怕死的年轻人原来怕死。

一个人要是不怕死，才不喊救命。

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哪还需要别人去救他的命？

他只不过要震伤这个一再耍弄自己的年轻人，要他好好在床上躺两三个月罢了。

他这一掌虽不是要杀人，但杀伤力一样甚巨。

他想不通这人是怎么接得下来的。

这人也是个年轻人。

一个穿锦衣华服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说来要比张炭还年长一些，但在眉宇间所露出来的傲气，绝对要比张炭还盛上十倍八倍！

通常，一个人越是傲慢的时候，便是他越年轻之际。人年纪大了，便知道自己纵有绝世才华，也不过普天下的一个蝼蚁，沧海一粟，在世间中仅占了方寸之地，就骄傲不起来了。

以这个人的神态看来，他要比张炭还“年轻”十倍。

这人不但傲慢，还冷漠，而且可怕。

傲慢是他的样子，冷漠是他的神态，至于可怕，是他的杀气。

但最惊人的是他的出手。

他竟用一只手指，接下了任鬼神的“鬼神劈”，而且还致使任鬼神立即收掌。

因为如果不收掌，任鬼神这一只手掌便要被一指戳穿了。

这年轻傲慢可怕的人当然就是白愁飞。

白愁飞一指逼退了任鬼神。

张炭笑嘻嘻的道：“谢谢。”

白愁飞冷冷地道：“我不喜欢你。”

张炭居然一问：“为什么？”

白愁飞道：“因为你没有种，江湖上尊敬的是有胆色的好汉，不是怕死贪生之徒！”

“错了错了！”张炭率然道，“谁不怕死？谁不贪生？死有重于泰山、轻若鸿毛。假如是为国为民，成仁取义，谁不踔厉敢死？只是现在我莫名其妙的就死在这种人手上，死在不该死之时，死在不该死之地，能不怕死？既怕，为何不敢叫破？一个人怕死，不承认，那才是充汉子！一个人动不动就拍胸膛敢死，那是莽汉子，称不上够胆色，充不上真豪杰！我不想死，我怕死，所以要人救命，要人救命便叫救命，有何不对？难道闷不吭声，任人宰割，才算有种？这样的种儿，你要，我可敬谢不敏。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谁不爱惜？人未到死的时候，不是该死的时候，便毫不顾惜的去死，这才是该死！我怕死，就叫救命；怕痛，就叫痛；伤心，就流泪；此乃人之常情有何不该？叫救命不就是我向人讨饶、求苟全残生而出卖良知，我叫归叫，哭归哭，死不肯死，但教我做不该为之事，张大爷一般有种，不干就不干，死也不干！”

他总结道：“你看错我张饭王了！”

白愁飞没想到一句话引出他一大番理论来，被他一阵数落，怔了一怔，愣了一愣，居然道：“有道理。看来，我看错你了。”

张炭展颜笑道：“不要紧，我原谅你了。”

那刚掠人头戴竹笋的人道：“不管谁对谁错，你们都只有一个选择。”

他加强语气重复了一次，“最后的选择。”

他的语气本就阴森可怖，仿佛他每说出去的一句话，就是等于在生死簿上圈了个名字一般，一个人要不是久掌生杀大权，绝对没有可能在语言间能透出这样莫大的杀气来的。

张炭果然问：“什么选择？”

那头戴竹笋的人道：“滚，或者，死。”

张炭试探着问：“我可不可以不选？”

那人的竹笋在摇动着。

张炭只好转头问白愁飞：“你呢？你选那样。”

“我不选，他选。”白愁飞盯住竹笋里的眼睛，跟对方的语气一模一样：“滚，或者，死。”

唐宝牛正想叫救命，却听别人先叫了出来，自己倒一时忘了，那只“软绵绵”的手已到了他的咽喉。

然后那只软绵绵的手突然僵住。

就像忽然被冻结了，成了一只冰雕般的手。

那只手既没有再伸前一寸，扣住唐宝牛的喉咙，也没收回拢入自己的袖里。

那戴马连坡大草帽的人，眼睛本来透过草帽的缝隙，毒蛇般盯住唐宝牛的咽喉，现在已缩了回来，盯在王小石的手上。

王小石的手搭在剑柄上。

他的剑柄是刀。

弯弯、小小、巧巧的刀。

不知从何时起，王小石已站到唐宝牛身边，唐宝牛浑然未觉。

他所站的地方，他所持的姿势，使那戴马连坡大草帽的“二圣”相信，只要他的手像毒蛇般叮上唐宝牛咽喉之际，这把刀，或这把剑，也会立时把自己的手砍掉。

他可不愿冒这个险。

所以他硬生生顿住。

唐宝牛的大眼睛往左右一溜，缩着脖子、支着腰板、仰着身子，一分一分的把自己的咽喉从对方的虎口中缩了回来，然后又重新站得挺挺的，用大手摸着发麻的脖子道：“好险，好险，幸好我够镇定。”

王小石搭剑的手慢慢松了开来。

那只僵着的手也慢慢缩了回去。

很缓慢的、很小心的、很有防备的缩回去。

大草帽里毒蛇一般的眼睛，已转到王小石的身上，奇怪的是这双眼睛很狠、很毒、但却给人一种美艳的感觉。

王小石笑道：“对，幸亏你够镇定。”他说，“如果你不够镇定，我也着慌，一慌，有时候想拔刀，会拔错了剑；有时想拔剑，却拔错了刀。”

唐宝牛咋舌道：“那未说，如果你想砍他的手，会不会一着慌，便砍掉了我的头？”

王小石道：“幸好我没砍下去。”

唐宝牛道：“幸好我的头缩得快。”

王小石忍笑道：“你知不知道世上什么东西的头缩得特别快？”

“我的头。”唐宝牛爽快地答道：“不用问了，一定是我的头。”

那戴着大草帽的二圣突然道：“你们还想不想保住自己的头？”

王小石和唐宝牛都一齐答：“想。”

二圣道：“要头的，就请动脚，自己滚下楼去。”他说话的语调很轻、很低、很微。

王小石居然问：“不要头的呢？”

二圣道：“不要头的，就请动手。”他附加了一句，“待七圣主驾临时，你们可能没有了头，也保不住一对脚了。”

王小石不免觉得有些奇怪。通常部属在外，替主人、领袖歌功颂德、出力办事，在所多有，可是，如果是心怀叵测、别有图谋的属下，在外假借主人头领之名行利己之事，在外对自己上级一味谀词，或把恶事往上司身上推，自己却占尽便宜、做尽好人，这岂不是比密谋叛变还要可怕？

杀一个人，不过是杀一个人，用语言恶意中伤一个人，伤的不止是一个人，至少有被伤者、说者与听者，如果听者有无敌人，为祸就更大了。

王小石忽然感觉到“用人”的可怕：要比“信人”、“容人”还甚。

容人已然不易，要容纳异己，容忍与自己意见不一、甚至比自己优秀的人，更是不易。

信人更难。谁不愿有人可信？谁不想信人？信人不疑、疑人不信。但信人常常没有依凭也无基准，绝对信任一个人，很可能使自己无人可信、信错了人。

用人则更艰难。

要用有用的人，但有用的人往往不听用；若用无用的人，无用的人常常用不上。像六分半堂，用了些不能用之人，使得六分半堂在江湖上得罪的人越来越多、造的孽越来越重；如迷天七圣，说不定问题就出在所用之人上，使他们一直不能与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并驾齐驱、分庭抗礼。

——金风细雨楼呢？

——怎么这干迷天七圣的重要人物，老把好事往自己身上堆，恶事往“七圣主”身上推？

王小石因想起这些，于是生了一个警惕。

连他也不知道，这一个无意问的警惕，日后对他有甚巨的影响，多大的作用。

人生里许多重大的事情，都是在刹那间改变的，或在不经意的一刻、不着意的事件决定下来的。

人生里有许多体味，也是在无意间和不经意中，顿悟出来的。

唐宝牛却没有这些感触。

其实，一个人能少些感触、少些感觉，也是好事，至少可以少受些情绪的困扰。所以唐宝牛反问：“为什么你们迷天七圣人人都故作神秘，用那些锅呀盖呀罩住脸孔，是你们没有脸见人不成？”

这句话说得够惹是生非。

二圣居然不气。

“你们还有一个选择。”他说。

唐宝牛乐亮了眼，“那最好，因为我既想保住头，又想留住脚，但又不想走。”

“你不走可以，”二圣说，“我们带走雷小姐，你们不插手干涉便是了。”

他补充道：“你打伤三圣的事，我们也可暂不追究。”

唐宝牛沉吟道：“这……”

二圣见他动意，忙问：“怎么样？”

唐宝牛苦思道：“我……”

二圣劝道：“你且不管别人怎么决定，你若不插手，站到一边去便是。”

唐宝牛迟疑地道：“我想说……”

二圣奇道：“你说呀。”

唐宝牛讪讪地道：“真的可以说？”

二圣道：“尽管说！”

唐宝牛道：“我……我爱你！”

这句话一说，不但把二圣吓了一跳，不禁退了一大步，连王小石也唬了一声，甚至连被打得怒火冲霄的邓苍生也愣住了，还有雷纯、温柔、四剑婢一齐傻了。

然后唐宝牛笑得前俯后合，站也不是、蹲也不是，捧腹狂笑，上气不接下气地道：“我……哈……笑死……我了……我，我……每次都在……绝不可能的……场合……绝不可能的气……氛里，绝不可能的……情形下说……说……哈哈……这句话……都把人给吓坏……哈……真好玩……真……笑死我了……”

王小石也忍俊不住。

他觉得唐宝牛和张炭，都是很好玩的人物，而且绝顶可爱。

可惜他看不到二圣现在的表情。

但是他可以想像。

——二圣的鼻子一定是气歪了。

三十六 梦里花落朱小腰

二圣的鼻子有没有气歪，王小石不知道。

可是他的声音变了。

“好，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会为这句话付出代价的。”他的声调突然变得很尖锐、薄得像刀锋画在细弦上。

然后他的语音才转为低沉，咳了一声，才说：“你们既然部不想活了……老夫就成全你们吧！”他特别强调“老夫”二字。

可是他偏偏撞上唐宝牛。

唐宝牛的个性，一开起玩笑来，永远一发不能收，所以他顺水推舟加一句：“老夫人，您就请成全吧。”

这一句甫一出口，唐宝牛就死了十二次。

假如王小石不在他身边的话。

二圣的身子碎然弹了起来。

他双指急取唐宝牛的眼珠。

可是他却不要挖唐宝牛的眼珠，而是要以双指刺入唐宝牛的眼球，直自脑后刺穿出来。

看那指甲绽出刀锋一般的锐光、听那锐利的指风，就可知二圣对唐宝牛之怨之毒之愤之恨。

——为什么他会那么怨？

——为什么他竟那么毒？

——为什么他要那么愤？

——什么事使他这般恨？王小石也觉得唐宝牛的玩笑有些过分，但也不值得这般忿恨。他已无暇多想。他长身拦在唐宝牛身前。二圣三次取唐宝牛一对眼珠，王小石三次截住了他。到了第四次，连王小石也有些截不住了。二圣的攻势着实太凌厉了。凌厉得竟只求杀敌，不顾自身。唐宝牛双眼开始有了一点惧色，但他还是睁着一双大眼，好奇的看个不休。这越发使二圣恨不得把他的一对招子活生生挖了出来才能甘心、才可泄忿。王小石又拦身挡了一次，“哧”的一声，肩膀上的衣衫竟给画了一道口子。二圣第五次扑上来，口里低叱道：“滚开，不干你事！”王小石叹了一口气。随叹息而出刀。刀光像一首动人的诗。刀像梦。梦。梦里花落。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就是这一刀的名称。大草帽裂开，自帽沿裂出两半。帽里，有一张幽灵若梦的脸容，一张艳美如花的容颜。但一双眼神，却怨毒得像一个暗算。王小石只斩开了草帽，并没有伤及这张娇容。王小石一招得手，却怔住了。

也明白了。

——明白了这“二圣”为何对唐宝牛的话这般忿忿。

唐宝牛也呆住了，大叫一声，原来打了一个喷嚏。

那女子苍白着脸，尖匀如鹅蛋的秀颊抽搐着，她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发出声来，就在这时候，唐宝牛竟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哎呀，你这么美，就不要用帽子来罩着头啦，暴残天物啊！”说着又打了一个仰天喷嚏。

唐宝牛这句话说的人人一呆，但随即大都心有同感。

那女子想哭，听到这句话，脸上竟浮现了一种“几乎要”破涕为笑的神情。

这种神情极难捕捉，但又极美。